

宋前文人入闽研究

Songqian Wenren Rumen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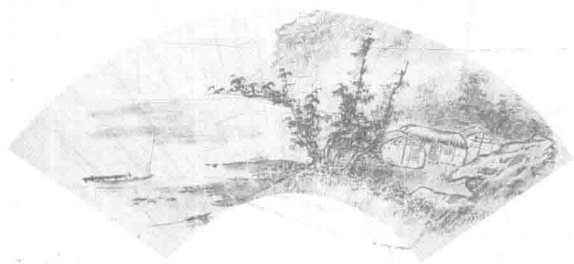
晁成林 著



宋前文人入闽研究

Songqian Wenren Rumen Yanjiu

晁成林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南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前文人入闽研究/晁成林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210 - 07907 - 1

I. ①宋… II. ①晁… III. ①文人 - 人物研究 - 福建省 - 古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9822 号

宋前文人入闽研究

作 者: 晁成林 著

责任编辑: 吴艺文

封面设计: 章 雷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 330006)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470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93

网 址: www.jxpaph.com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50 千

ISBN 978 - 7 - 210 - 07907 - 1

赣版权登字—01—2015—7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29.80 元

承 印 厂: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闽文学产生的生态环境	001
第一节 闽地早期的族群与文化	002
一、闽越族的来源	002
二、闽越族群的征伐和闽越国的文化	011
第二节 闽地早期的艺术发展状况	021
一、闽地早期的艺术形式	021
二、闽地早期的口传文学	031
第二章 文人入闽的交通路线	036
第一节 唐前福建的省际交通线路	038
一、闽北的出入境路线	039
二、闽东的出入境路线	047
三、闽西的出入境路线	050
四、闽南的出入境路线	055
第二节 唐前福建境内的交通线路	058
一、闽北至闽中的交通	058
二、闽西至闽中的交通	061
三、闽南与省内其他地方的交通	065
第三章 唐前的文人入闽	069
第一节 早期文人入闽	071

一、征战入闽	073
二、罪徙与流放入闽	079
三、避乱(祸)入闽	085
四、释道入闽	092
第二节 初仕闽地	097
一、平民吏闽	099
二、高门大族仕闽	113
三、萧氏皇族仕闽	134
第四章 唐代入闽文人的文化作为	149
第一节 教育的倡兴	152
第二节 佛学的崇兴	171
第五章 唐代入闽文人的闽地创作	193
第一节 开拓者的放歌	194
第二节 仕宦者的咏讴	210
第三节 避乱者的哀吟	222
第四节 过境者的余韵	232
第六章 唐代入闽文人的酬赠诗	238
第一节 入闽僧人酬赠诗	239
第二节 本土诗人酬赠入闽文人诗	248
第三节 域外诗人与入闽文人的酬赠诗	258
一、域外诗人酬赠文人入闽的饯行诗	259
二、域外诗人与入闽文人的酬赠诗	268
第四节 域外文人对闽地题材的诗歌叙事	272
结语 闽文学的发展与文人入闽	277
参考文献	301

第一章

闽文学产生的生态环境

福建地区偏隅东南,东隔海峡与台湾相望,西接江西的赣吉抚地区,南毗粤东的潮汕梅地区,北邻赣东的鹰饶地区和浙南的温丽衢地区。境内山峦迭起,江溪密布,竹海荔林,岩深岫险。远古时期的福建,因远离中原文明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使八闽大地文化殊异。福建的文明始自旧石器时代,在时间的起点上并不晚于其他地区,甚至可追步中原。但远古时期的福建三面环山、一面依水的地理格局使境内民众交错散居,彼此隔膜,扞格难入,加之武夷山的天然屏障,不仅福建与中原的交通道路踳踳崎岖,域内的交通状况也十分不畅。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客观上形成了福建区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学生态环境。商周时代就已形成的闽越族是福建地区的土著部落,他们分散在闽北的闽江上游和闽中的闽江下游地区,以及闽南的沿海低洼地带。早期的“渔江溪”“甯山谷”的族群生活不断积淀着闽越族的种属习性,也使古老的民族风情得以相沿。福建地处亚热带与热带的交汇处,境内地表常年湿热,山高林茂,溪谷遍布,古老的闽地先民们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俗习惯,如蛇图腾崇拜、狗崇拜(闽东)、獬豸崇拜(闽西)。先民们在辛勤劳作的同时,也

创造了各种辉煌的早期艺术样式,并不断地传衍着,像岩画、陶纹、民间小戏、巫术科仪等。客观上的交通不便使“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八闽大地汇成了一座古老的艺术宝库。在这众多的艺术株蕾的召唤下,闽文学的发生便在这片肥沃的艺术原野上悄悄地进行着。早期的闽地口传文学因被后世文家的载记入史而使我们有幸地看到了闽文学发生之前的原初风貌。那些以俗文学形式还原的早期准文学作品从一开始便奠定了闽文学的传统与风神,如歌谣、民间故事、传说等。族群的文化传统影响下的艺术发展的勃勃生机和俗文学的传统共同构成了闽文学生成的生态环境。

第一节 闽地早期的族群与文化

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十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福建的广袤大地上就已生息繁衍着人类,他们是福建地区最古老的土著民族“闽”。《闽都记》卷一“福郡建置总叙”曰:“闽,百粤之疆也。黄虞以前,其详不可得闻矣。”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闽族文化开始初具规模,商周以来更是走向了繁荣,成为华夏以外分庭而立的地域部族之一。《周礼·夏官》载:“七闽荒服,掌于职方。”秦汉以后,闽族和南迁的越裔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福建地域最具代表性的先民——闽越族。他们创造了辉煌的闽越国文化,在数次与汉室的受封与斗争中又不断地走向汉化。

一、闽越族的来源

闽越族是生活在福建地区的古老民族,其活动的地域除了福建全境外还包括今天的浙南、赣东北和粤东等地区,以闽江流域为中心。作为族称,闽越族形成于商周时期,其族群的文化鼎盛则是出现在秦汉之际建立的闽越国时期。“闽越”一词的发

展历经了从“部族”到“地域”再到“国号”的递变。

上古时期的东南沿海,生活着一支和华夏殊俗的部落民族。福建境内的人类居住至迟开始于十几万年前^①。因时代的久远,文献载记的缺漏而使我们无法窥其一斑。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晚期的闽侯县石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贝壳。这些文物器具代表了史前部族文明的物证,初步揭示了先民们的生活与习性。商周以来,后世的文献记载又已经溯至了青铜器时代。这样,文献载记和出土器物的证据链就为我们厘清闽越族的前世今生提供了可能。

“闽”和“越”原为两个概念,较早的文献中对它们的使用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大约皆指位于东南地域的部族。“闽”的概念使用稍早于“越”。《山海经·海内南经》曰:“海内东南隅以西者,瓠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三天子郭山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此处“闽”既指整个东南地区,也指生活在该地区的部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闽”不唯福建,乃东南地区的概指。《周礼·夏官司马》记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七闽”之称由此得来,然而这里的概念使用也是宽泛意义上的,既指包括福建在内的东南地区,也指这些地区居住的部族。《周礼·秋官司寇》云:“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傅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又言:“闽隶,百有二十人”,“闽隶掌役畜养鸟而阜蕃教扰之”。周王朝不仅明确“闽”为东南区域的异族王国,还对其地派出的“国使”和“闽隶”加以慰抚,以此来威服华宇。

① 三明万寿岩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J],福建文博,2002年第2期。

“越”之称谓,最早可追溯到夏朝。有文献记载表明,夏朝的众多属国中就有位于东南方的“越国”。然而,其后的发展却是一直默默无闻。由于历史文献载记得语焉不详,我们无法加以详述。现有文献的记录中“越”稍晚于“闽”,意指东南沿海的诸多部族。《说文·戍部》曰:“戍,斧也。”一种石制的斧头工具。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则写为“钺”。甲骨文中的“戍不其来”“戍不其获羌”^①等文字可视为对越人的较早记载。此时的“戍”与“越”相通。现代学者亦较多认为“越”即来源于甲骨文中的“戍”,意指使用“戍”之石器与武器的东南沿海的诸多部族。蒙文通《越史遗考》云:“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用为族名,泛指古东南沿海之民族。”若以此相推,我们可以大略这样描述:商周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生活的原始居民,他们在虞夏时代就已建立过越王国。以后的发展中虽然一度很长时间没有声息,但作为国名的“越”却毫无异议地成为这一地区的称呼。当地迥异于中原的风俗和习惯又使得他们得到了“闽”这个部族的别称。无论是从国名还是族名的角度,“越”和“闽”都是一个泛称,一个东南地区的代称。

春秋以后,周王室的分封加快了步伐,分封的疆域也愈加扩大,恩泽遍及九州大地。随着对南方各民族认识的深化,周王室开始了对这些地区以泛称和确指两种称呼的指叫方式。他们将长江以南和沿海之滨的广袤地区以“百越”概称,又以具体的方位和族别的不同分别称为“东越”“闽越”“南越”“西瓯”“东瓯”“骆越”“扬越”等。“百越”和“扬越”都是泛称,前者泛指东南沿海以及南方的广大地区,后者唯指东南沿海的古扬州辖域。

^① 朱俊明:《古越族起源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A],《百越民族史论集》[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8页。

《吕氏春秋·恃君》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罗、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不仅指出“百越”的分布极广，而且道出了这些部族的散乱生活状况。《尔雅·释地》曰：“扬，越也。”《尚书·禹贡》：“淮、海维扬州。”《周礼·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吕氏春秋·有始》亦云：“东南为扬州，越也。”此处的“越”则是一个泛指，是东南地区部族的统称。春秋以后，则以“扬越”来泛指古扬州辖域内的越人了。

《汉书·地理志》云：“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颜师古注“臣赞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粤”与“越”古代通用，意谓今天的南方大部分地区在古时皆为越地，包括今天的广西以东，绍兴以南的广大地区。秦汉之际，“百越”的泛称由此得来。

和“闽”“越”概念大约同时出现的还有“蛮”。《尔雅·释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容斋随笔》卷五：“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史记·吴太伯世家》索引曰：“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上古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蛮”来称谓华夏之外的四方时，“闽”和“蛮”同义，指东南及南方的部族。它可细分为吴、越、楚、蜀、闽等诸侯国的地域范围。因而《说文》云：“蛮，南蛮也。”今天的闽江上游的闽北地区的方音中“闽”与“蛮”同读“main”，抑或是上古时期两者概念混同的一个特例吧。后世的文献中又有了将之与其他部族合称的叫法，诸如东部民族和南部民族的合称“蛮夷”，南部民族和西部民族的合称“蛮荆”等。

“蛮夷”之称如：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迓，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尚书·虞书·舜典》）

秋，楚共王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大夫从之。（《春秋左传·襄公》）

“蛮荆”之称如：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啍啍，啍啍焯焯，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诗经·小雅·采芣》）

此则先忧百姓，次用臣以征伐为后。而小雅与之反，以蛮荆玁狁南北交侵，急须出兵，以匡中国，故先《六月》《采芣》也。（唐·孔颖达《毛诗正义》）

春秋以前，“闽”“越”“粤”“蛮”等概念则都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指称，即指位于祖国东南方以及南方大部分地区生活的民族。那么，位于这一区域的福建境内的闽越族是如何形成的呢？

早在旧石器时代，八闽大地就生活着古老的本地先民。他们应是早期东南“闽”族部落中的一支。这些早期的福建境内的原住民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一直生息繁衍在闽南沿海的低山丘陵地带和闽中大谷地等地区。近年的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闽西北清流县的狐狸洞、武夷山的虎

山庙和闽南东山县海域、闽东的宁德霍童等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就更多了,如大型的文化遗址“昙石山文化”。这些考古的发现,不但为我们揭示了福建上古时代的社会风貌,还为我们进一步探寻古闽越族的形成与发展的轨迹提供了裨益。

虞夏时期曾经存在的越国,是一个位于东南方的部族王国。其鲜明的异域特色和族群的传统使得这支部族长期地生活在东南这片区域,但其后的发展却一直不显,域内以地理空间的不同经历过长时间的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在近两千多年的民族衍化中,越族或闽族的共通性日益被弱化,而结合着地缘传统的部族文化日益得以彰显,这时候的“越”与“闽”,逐渐从早期的泛型概念过渡到带有狭义地域指向性的族称。这样,闽与越的结合而形成闽越族就成为可能。

作为东南地区的上古民族,无论是“越”还是“闽”,其生活的年代都很久远。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可以证实,东南地区的越族文化的繁荣至迟可以肯定在商周时期。春秋初期,东南沿海的越人部落中的一支于越部分经过征战逐渐统一了该地区,在浙江绍兴建立了一个较为强大的越国。虽然越国长期地偏于东南一隅,但是已有先进的铁器制造与农业生产作为后盾,越国很快加入了春秋各诸侯争霸的战争序列。特别是在与邻近富庶的吴国的长期拉锯战中,终于一举击溃对手,成为春秋时期为数不多的强国之一。越族的文化也达到了鼎盛时期。连年的北征,使称雄后的越国逐渐走向了衰落。战国晚期,越国传至无疆时,已是内忧外患,楚国抓住时机,于公元前 306 年灭掉了越国,置江东郡,尽吞其地。

越国被灭后,楚国为了巩固那里的统治,采取了“虚其地”的分散治理的手段。大部分的居民被徙迁异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齐王使人说之以伐齐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

楚。楚人大败之,乘胜尽取吴故地,东至于浙江。越以此散,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海上,朝服于楚。”于越部的贵族后裔不甘被楚国长期地役迫,纷纷南迁寻求休养生息的机会。其中一部分的于越贵族到达了浙南的温州瓯江流域地区,成为后来的“瓯越”。另有大部分的于越贵族后裔到达了浙西南的衢州地区,并越过武夷山的关隘峡口进入了闽北建溪流域,其中有些于越后裔还顺流而下到达闽江的下游地区,向南和向西逆流而上到达沙溪和富屯溪流域。南上的于越人给福建境内的“闽”族带来了先进的制造工具和种植农业的技术,他们的到来逐渐改变了原先的土著民族的传统作业方式,使闽地的先民从原来单一的以江溪、近海的渔业捕捞和山林中的兽类捕猎为主的作业方式日益向种植和制造业等多种方式过渡。如新石器早期的闽侯溪头遗存,仅有的发现只有丰富的蚬和蛤蜊等贝类化石,还有野猪、赤鹿等野生动物的骨骼化石,这说明了福建境内早期的劳作主要以捕捞和狩猎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中除了发现大量的贝壳和石器外,也有釜类的陶器和家猪的遗骸,可见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已经起步,如大帽山遗址。青铜时期的闽地大约相当于两周时期,铁器时代相当于闽地的东周后期秦汉之际。从福建境内已发现的这个时期的遗址来看,闽江流域的闽清后门寨遗存和闽北崇安城村古城遗址便是这两个时期的代表。前者出土的铜斧铜铤和后者出土的铁犁铁锄等农业生产工具都足以表明,至迟到秦汉时期,南上的于越后裔和福建境内的土著一起互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地域指向性的民族——闽越族,成为福建地区早期民族的专有指称。于越部落后裔的南迁可以看成是外来文化融入本土的第一次大规模浸染。在融汇中,闽越族不仅形成,而且创造了璀璨的文化,使闽地在秦汉之际进入了农业生产的时代。

“闽越”一词在文献中的出现相对来说较晚。《史记》的记载最早,既指族名,亦有国名之意。“闽越”一词指族名的有: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史记·孝文本纪》)

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纁,称制,与中国侔。(《史记·南越列传》)

“闽越”一词指国名的有: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闲萧然烦费矣。正义:南越及闽越。南越,今广州南海也。闽越,今建州建安也。(《史记·平准书》)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史记·吴王濞列传》)

建元中,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物遗蚡。蚡言安国太后,天子亦素闻其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史记·韩长孺列传》)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清楚地知道“闽越”一词的意义经历了由族名到国名的过渡。东周以来,作为南迁的于越贵族后裔和闽地的闽族土著融合后形成的闽越族开始了福建地区的生息繁衍的历程。对“闽越”一词的意义演变,《史记·东越列传》一书有段详细的记载: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甌,世俗号为东甌王。

先秦时期,闽越族形成以后,南迁的越国贵族后裔逐渐仿制越国的政权组织架构建立起了闽越国的政权,其规模相当于春秋末期的诸侯国。秦并天下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闽越国遂被废为闽中郡。这是福建地区划入华夏行政版图最早的文献记录。然考裴驷集解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列的天下三十六郡中并无闽中郡一说,只有相邻的会稽郡。以司马迁笃实的史家精神而言,闽中郡的记载当不会是无稽之笔,唯一的解释就是闽中郡的设立当不在此时,或在分三十六郡之前^①,抑或在之后^②。缘何闽中郡的设立会游离于其他郡县的行政区划之外?这恐怕说明秦朝对福建地区的行政区划只是徒有虚名,二者之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秦郡考》[M],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34页。

② [唐]房玄龄:《晋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61页。

间并未形成真正的所属关系。闽越人自己的政权依然存在,秦朝并没有向闽越地区派出任官,秦朝承认这种表面上的归属实有自己的难言之隐,明代邱濬道出了其中的原委:“闽越今福建地,其入职方已久,非复汉时旧矣,然刘安所言南方湿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与夫兵至则潜藏,兵退则复聚,持久则士卒疲倦,民苦兵事。”^①秦汉之际,闽越国的国王传至第七代的无诸时,无诸和摇等因不满自己的王位被降爵而率领闽越人起来反秦,后又在楚汉战争中助汉攘楚。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无诸因功被汉室正式册封为闽越王,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这时期的闽越国是汉室的真正属地,不仅王、侯等爵位悉数沿旧,闽越国和汉室的关系一度十分亲善,两地的交流甚繁。《西京杂记》卷四云:“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白鹇黑鹇各一双,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然后数世,闽越国多次谋反,元封元年冬(公元前110年),汉军入东越,闽越国遂灭。后又因“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闲。东越地遂虚”。至此,闽越作为国名已不复存在。作为东南民族之称的闽越也渐渐在汉末以后伴随着汉人的逐步涉入而走向了融合。

二、闽越族群的征伐和闽越国的文化

(一) 对闽越族群的几次征伐

如果单从族名的角度来看,闽越族的形成大约是商周以后的事。但是每一个民族的形成都有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如若我们将虞夏之初分封的越国看做是闽越族的起始的话,其间在

^① [明]邱濬:大学衍义补[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13册755页。

经历了《周礼》上记载的“七闽”时代以后,终于在春秋末年形成了百越中的一支——闽越族。其后,闽越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闽越”一词由族名开始变成了国号。秦朝降闽越王国为闽中郡,汉朝复立闽越国。后因其屡反朝廷,终被汉室国除。“闽越”一词无论是族名还是国号都已不复存在,闽越民族创造的辉煌文化开始不断地被汉化,直至唐代,这一汉化的过程才基本完成。从虞夏之初的越国到汉代闽越国的终结,闽越族在发展演变中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虞夏之初的越国时期;闽越族形成时期;秦汉之际的闽越国时期;汉代闽越国的复国与国除时期。每个时期闽越族都经历了和中原王朝以及周边部族的数次征伐。无论是主动地去侵略别族,还是被动地抵御汉族,这些军事上的交锋都使闽越族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地接受着汉族的文化,最终使得闽越文化融于汉文化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福建地区的汉文化。

闽越族形成之前的两个时期即前闽越时期,包括虞夏时期分封的越国时期和春秋以来的闽越族形成时期,是闽越族形成之前的族群发展演变的历史。不同的是,虞夏时期建国的于越一族在此后的二十余世中均不显,直至春秋允常时代的越国才为世人所识。《史记·越世家》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载: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

张守节正义注引《吴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謁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